

花清晨 著

美人在侧

花满堂

MEIREN
ZAICE
HUAMANTANG

一件藏宝风云起，
朝局动，江湖乱，群雄竞逐。
大宋疆场天一阻，
破迷阵，救危局，势如破竹。

身世·阴谋·悬疑·武侠·传奇

新增万字番外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

美人在侧 花满堂

MEIREN ZAICE
HUAMANTANG

花清晨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美人在侧花满堂 : 全2册 / 花清晨著. — 南京 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1
ISBN 978-7-5594-2173-9

I. ①美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7040号

书 名 美人在侧花满堂
作 者 花清晨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统 筹 姚 丽
责任编辑 白 涵 刘洲原
特约策划 暖 暖
特约编辑 诗 杰 绪 花
营销统筹 杨 迎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封面绘图 唐 卡
版式设计 段文婷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70毫米×970毫米 1/16
字 数 760千字
印 张 39.5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,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173-9
定 价 78.0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——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〇〇一——引

〇〇四——第一卷 茶庄惊魂

一〇〇——起

一〇二——第二卷 京城风云

引

雪初霁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

冬日的阳光映照在雪地上，反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芒。枯萎的野草、灌木在雪层之下露出黑褐色的枝干，显得格外突兀。

重峦叠嶂，争奇献秀。

远处的冰峰延绵不绝，气势磅礴中又显秀丽玲珑，宛若一条银白色的玉龙腾飞于天。

静谧的洞内，四处皆是倒悬的冰柱，冰清玉洁，犹如圣洁的女子傲然挺立。

“爹，娘要到何时才能醒来？”一位身着雪白狐裘的女娃儿，仰着粉嫩的脸蛋，对坐在寒玉床沿上的白衣男子说道，清亮的眸中流露了太多的期盼。

那白衣男子回转头，微笑着道：“美人，瞧见那半池莲花了吗？待到那七色莲绽放之际，便是你娘睡醒之时。”他指着洞内一湾清池，池中漂浮着片片青绿的莲叶，细看之下，其中正有七朵尚未绽放的莲朵。

“可是……爹，娘已经睡了很久了，美人如今也已六岁了，可是娘一直未曾醒过……”女娃儿皱着眉头，说出心中的疑惑。

那白衣男子轻捏了女娃儿的粉脸，浅浅笑道：“后山的梅花开了，美人不是想去赏梅吗？”

女娃儿问：“那……娘可以一起去吗？”

白衣男子望向寒玉床稍稍失了神。寒玉床上躺着一位极美的女子，皮肤白净，滑如凝脂，唇色红润欲滴，只可惜一双美目安详地闭着，让人难以相信她已睡了整整六年。

白衣男子深叹一口气，对着那名女子浅吟：“符衣，你有多久没见过梅花盛开了？今日，那我们便一同去赏梅吧。”

说着，他便俯下身，小心翼翼地将寒玉床上的女子抱起，领着粉琢的女娃儿一起出了山洞，往后山步去。

积雪深深的大地一片苍茫。

白衣男子抱着那名女子，与那女娃儿竟然毫不费力地在雪地里越行越快，雪地上只留下浅浅的足迹。转眼之间，他们便已来到后山的梅树林。仅一山相隔，这里却是早春时节的景致，亦是满山梅花盛开之际，千万株梅花竞相开放，层层叠叠，云蒸霞蔚，红白相间，繁花满山，阵阵幽香随风飘散。

白衣男子抱着沉睡中的女子，进入那如梦似幻的美景之中。倚着一方梅树坐下，他轻拥着她，指腹轻抚着她的脸颊，在她的耳边低声轻喃：“十里梅花香雪海，符衣，看见这漫山的梅花了吗？”

怀中沉睡的女子始终闭着眼，纤长的眼睫毛一动不动，静静地依偎在他的怀中。蓦地，他的大掌轻轻一招，手指间便多了一朵粉梅，他细心地为她别在耳间发际。他的指腹轻柔地摩挲着她的脸颊，似是忆起往事，嘴角不由得微微上扬，情不自禁，在她的唇角烙下轻柔一吻。

女娃儿娇小的身影如一只飞舞的蝴蝶，欢快地穿梭在梅林之间，嬉笑声不绝于耳。忽然瞧见这一幕，她便对着父亲扮羞羞：“爹爹又偷亲娘亲，不害臊！”

面对女儿的揶揄，白衣男子只是不以为意地轻勾唇角，目光又落回爱妻身上。

女娃儿不知疯了多久，终于跑累了，捻着一朵梅花跑回白衣男子的身边，眯了眯眼对他道：“爹爹很久都没给美人讲故事了，爹爹给美人讲个故事吧。”

白衣男子闻言，目光落在那一片傲雪凌霜的梅花上，久久未曾言语。女娃儿静静地看着他，满心欢喜地等待他开口。

白衣男子终于收回视线，笑着对女娃儿道：“美人可知道自己为何叫美人？”

“美人？嗯……”女娃儿嘟起小嘴，想了又想，望着手中的粉梅，倏然大声笑道，“因为美人很漂亮！”

白衣男子跟着笑道：“嗯，美人的确很漂亮。”

“爹爹的语气很敷衍，看来不是因为这个。”小女娃儿转了转黑眸，又道，“那是不是因为美人刚出生的时候，爹爹想到那句‘美人在时花满堂’，然后爹爹和娘亲就给美人取了这个名字？”

他双眼出神地望着眼前徐徐落下的梅花瓣，喃喃地念道：“美人在时花满堂……至今三载留余香……岂止三载……”

女娃儿伸着小手不停地摇着他轻唤：“爹爹？”

他轻抬了抬嘴角，缓缓道：“嗯，那就从美人开始吧。”

第一卷

茶庄惊魂

〔一〕愿者上钩

信阳城内最繁华的市集街道上，永远是熙来攘往的人潮，小商贩们高亢激昂的叫卖声不绝于耳，一幅和谐安定的景象。

倏然，一个布衣小贼手中不知紧攥着何物，满脸慌张，死命往东城门的方向奔去。一路上，但凡摆出的摊子全被他推翻，以此抵挡身后紧追不舍的两名捕快。一时间，整个市集如同炸开了锅一般，鸡飞蛋打，鲜果蔬菜滚了满地，怒骂声四起，行人竞相奔走。

“站住——”两位捕快一面追着一面喊着，脚下的步子却始终比那布衣男子慢了些许。其中一位肚大腰圆，尚未跑几步，便气喘吁吁，三步一停两步一歇，凭此等身材此等体力如何追得上？这让一旁围观的百姓们不由得为自己的性命捏了一把冷汗。指望他们保命，还不如求菩萨显灵，这真是浪费皇粮啊。

“哎哟——”那名小贼一个不留神，被某物给绊了一下，直直地往前栽去，这一跤摔了个狗吃屎，头昏眼花，一时找不着方向，之前手中紧攥的东西跟着抛向了半空，打了个旋，不偏不倚砸在他的头上，然后落在一名衣衫褴褛

的小乞丐身边。

众行人定睛一看，那玩意儿竟是一锦丝钱袋，而绊倒小贼的正是小乞丐向外伸出的一条腿。

小贼躺在地上，回首见两名捕快追了上来，一骨碌连忙爬起，欲往旁侧的小巷逃去。这时，只见一道青影从对面阁楼的二层飘然跃下，身形如云，宽袖抚风，襟摆飘逸，眨眼之间便将那小贼擒住。

“差大爷饶命。”布衣小贼即刻跪地求饶。

“总捕……向老大……”

“老大……你总算回来了……”

那两名捕快总算是跟了上来，不停地大喘着气。

向听深锁剑眉，睇了两人一眼，对着紧随其后赶上来的另两名捕快道：“带回衙门。”

“是。”两名捕快朗声应着。

“唉……”

“真是不容易……”两名龟速的捕快还在喘着气，与另两名身材挺拔的捕快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“牛勇，马安亮，从明日卯时起，你们两人就从衙门到这东城门跑十个来回。”向听说完，便俯身从衣衫褴褛的小乞丐身边捡起了锦丝钱袋，将它抛给了身后的两名捕快，示意他们架着小贼，先行回衙门。

“总捕老大，万万使不得。”牛、马二人闻言霎时慌了神，连连惨声叫唤。

向听白了他们一眼，便举步往衙门的方向走去。

“呜——哇——”忽然，惨烈的哭声自向听的身后传来，他定了步子，回身一望，是之前那个衣衫褴褛的乞儿。

向听心念：定是之前抓贼一事吓坏了他。便转身在其身前蹲下，对着那污脏的小脸，柔声道：“小兄弟，何故哭成这副模样？”

“呜呜呜……腿……腿……我的腿断了……呜哇……”那小乞丐扯着嗓门大声号啕起来。

“腿断了？”向听猛然一惊，那小贼只不过绊了这小乞丐的腿摔了一跤，怎么会绊断了他的腿？听着那撕心裂肺的哭声，他连忙蹲下身哄着道，“莫要哭了，让哥哥看一看。”

向听轻轻掀起小乞丐破旧不堪的裤管，露出一条污脏的小腿，这让他眉心不由得一蹙。

他抬首看了看小乞丐污脏的小脸，手刚要触碰他的小腿，查看是否真如他

所说折了，便听小乞丐又是一阵鬼哭狼嚎：“不要碰我的腿！断了！断了！我以后再也讨不着饭吃了，我就要饿死街头了，呜哇——”

小乞丐的小腿高肿，皮肤已然泛青，却并非折断之象。

听着这哭声，向听微微锁眉，暗叹了一口气，缩回手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的腿尚好，并非断了，只是肿痛罢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那小孩的哭声渐消，隐隐抽泣。岂料，未久他又哭了起来。

一旁的牛勇与马安亮听见这绵绵不断的哭声，顿觉心烦。

马安亮粗吼一声：“小孩，你有何委屈，说出来便是，总是这般哭哭啼啼，叫人好生心烦。”

“马安亮！”向听一声喝止，让两人闷了声，他们将脸别向一边。

小乞丐也终于止了哭声，指着自己的伤腿，委屈道：“你们抓贼，却害我的腿肿成这样，我日后有好一阵子将无法行讨，叫我如何过活？”

“这……”向听一时语塞，想了想，便从怀中掏出一个钱袋，从中倒出些许碎银，看了一眼，便又将那些碎银放回钱袋中，将整个钱袋放在小乞丐的手中，“这些全给你，当作是给你的补偿。”

“我要这些没用，今日伤了腿，连动都不能动，怕是连寻个睡觉的地方都不能，如何花销这些钱？”那小孩将钱袋一推，又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牛勇看不下去，出声急道：“老大，这小家伙分明是故意刁难，有谁见着银子不要的？”

牛勇的话一出，不但没起着威吓的效力，反倒是让小乞丐更起了劲：“各位大叔大婶，你们来评评理呀。这就是官府啊，害人断了腿，还恶人先告状。若不是他们俩捉贼无力，我也不至于伤了腿，乞丐便不是人吗？乞丐就该受人气吗？呜呜呜……”

这一哭一闹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，让三个大男人面若菜色。

出乎意料，向听一言不发便将小乞丐抱起，朗声道：“各位街坊，今日向某将此乞儿带回，定会照顾至他腿伤痊愈，各位可以安心散去。”

向听此话一出，果真起效，围观的群众很快便散去。

牛勇和马安亮却是黑煞着脸，对向听道：“老大，你莫不是真要将这刁钻的小乞丐领回咱信阳县衙吧？”

向听轻点了一下头，道：“还不都是你们俩惹下的祸事。”说罢，便抱着那轻无几两肉的小乞丐，举步向衙门方向迈去。

自向听承诺领小乞丐回衙门养伤，那小乞丐就没再哭闹过，倚在向听的怀中乐呵呵地哼着不知名的小调，还时不时朝牛勇、马安亮吐着舌头做鬼脸。

“小兄弟，怎么称呼？年方几何？祖籍何处？”向昕望着前方的路，声音低沉地问小乞丐。

小乞丐看着向昕坚毅的下颌，道：“差大叔，问我？”

大叔？向昕听了这话哑然，自己不过是少年老成些，今年才二十有四，却被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叫大叔，不由得闷笑出声，胸膛一起一伏：“是啊。”

小乞丐笑咪咪地道：“我姓向，名美仁，今年十三岁，祖籍？我也不太清楚。”

“像美人？十三岁？”

一旁的牛勇和马安亮一听这名字便捧腹大笑起来。

只见牛勇指着向美仁讥笑道：“哈哈，一个十三岁乳臭未干的小子取名叫像美人？你确定你有十三岁吗？怎么看你都最多十岁。瞧瞧你这副模样，哪里像美人？哈哈哈，你爹娘真是好生会起名字。”

向美仁早已预料报出名后定会遭人取笑，不气也不恼，缓缓道来：“非也，非也，向若而叹的向，仁义君子的仁。不是你们想的‘像美人’那三个字。”

“咦？小子，你竟与咱们向总捕同姓？”马安亮道。

“是吗，向大叔？”向美仁问。

“向小兄弟，识字？”向昕问。

向美仁转了转乌黑的瞳仁，扬着污脏的小脸，笑道：“美仁跟着爷爷跑南闯北，是能识得几个字。‘向美仁’便是爷爷起的，向若而叹与仁义君子都是爷爷教的。敢问向大叔全名？”

向昕扬着嘴角，道：“向昕，向若而叹的向；日斤昕，太阳将出的意思。可识得？”

向美仁轻点了点头，向昕淡淡一笑。

回衙门的路上，美仁一张巧嘴很快便逗得三人开怀大笑。

向昕的唇角上扬，一路漾着好看的弧度，今日怕是他这二十四年来，笑得最多的一日。

四人一路上说说笑笑，未久便立于信阳县衙门前。

美仁偏过头，只见两尊六尺石狮分立两旁，两扇铜钉墨漆大门敞着，正上方悬着“信阳府”三个大字的烫金牌匾，庄严肃穆。一面一人多高的红漆皮惊堂鼓端正地立于大门右侧。

进了信阳县衙大门，美仁未能一睹县衙大堂之容，向昕已经抱着她穿过左侧一道门，进入一个天井式四合院落。左右两侧各有廊房，迎面便是二堂，规模仅次于大堂。又曲曲折折穿过几个回廊门径，最后到了个小小的院落。

向听突然在一间屋子前停了步子，回身便问牛勇：“可有空余屋子？”

“暂时没有，我们几个兄弟都是两人挤一间屋子，小马哥他们那屋是三人。老大，你莫不是想将这小家伙塞进咱们屋吧？”牛勇说着，连连摆手，立即拦在向听的身前。

美仁窝在向听怀中，嘴角微抽，心念：才不要和这个胖子一个屋，瞧他那体格，夜里的呼噜声铁定能将屋顶掀了。

一旁的马安亮轻咳了几声，小声支吾着道：“老大，这话说回来，你那屋好像就你一人睡吧。若是和咱们哥几个睡，万一不小心挤着他那条伤腿，那他岂不是要在咱信阳府上住上好一阵？再说了，这里毕竟是县府衙门，收留一个小屁孩儿总是不大妥当。况且，这小屁孩儿也是老大你执意要带回来的，要我们哥几个……”见着向听的脸色越来越阴沉，马安亮的声音愈渐愈小，到最后几乎是在蚊子哼。

“小……美……小向……唉……”向听原本是想唤美仁“小仁”，但觉得听上去像小人，遂改口想唤他美仁，又觉得身为捕快这样叫一个孩子，让人听着他似在唤美人，这脸面挂不住，便急时收了口改唤小向，待说出口后，听上去又成了小象。唉，向美仁，像美人，这三字，怎么念，都十分尴尬。

美仁笑逐颜开，对向听咧嘴笑道：“大叔，你是在叫美仁吗？”

“咳咳咳，向小兄弟，今夜就麻烦你和我挤一张床了，明日我再安排在我屋里多架一张床。”向听最终选择像之前一样唤美仁一声“向小兄弟”。

眉毛轻挑，狡黠一笑，美仁道：“好啊，美仁也想和大叔一张床。”说完，他便冲着那牛勇和马安亮做了个鬼脸。

向听点了点头，抱着美仁慢步踱进自己的房间，将美仁轻轻地放在凳上，便吩咐牛勇去找大夫，马安亮去准备木桶及热水，再三叮嘱了美仁千万不要乱动，以免伤了腿，随后便离开了。

未久，大夫请来了，仔细检查一番后，道了一句无碍，开几帖外搽的药方，便走了。

不算太大的屋子，最后只剩下美仁一人。

〔二〕虚情假意

美仁满脸兴奋地迅速脱了衣衫，跳进装满热水的浴桶内，将脸上的污泥和身上的怪味一洗而尽，满足地叹了好几声，终于可以不用再穿又脏又臭的乞丐破衣衫。

浸在水中，美仁抬眸四下张望，打量起这间屋子。这间房不算陈旧，屋

内摆设简单，一张榻、一盏灯、一张桌、两张凳，还有一个倚墙而立的黑漆衣橱。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墙壁上见不着一丝蛛网积尘，灯台也擦得亮亮的。榻上的棉被虽不是崭新的，却叠得四四方方、整整齐齐，被褥上也见不着凌乱的压皱痕迹。

好一个有条不紊的名捕。

目光最终锁定在西面墙所挂的一柄宝剑之上，美仁瞪大了双瞳，细看之下，那剑柄上的雕饰犹如星宿运行，闪着耀眼的光芒。

美仁歪着头，若有所思。

再度抬眸看向那柄剑，她的唇角微抬，意料之外，那柄剑竟是尊贵无双的“纯钧剑”。据说此剑一出，便见光华绽放，宛如出水的芙蓉雍容而清冽，剑刃就像壁立千丈的断崖耸高而巍峨。没想到这失传已久的千古名剑，竟然在向听手中。

美仁收回视线，轻勾唇角，很快起身，换上比自己身材大很多的衣衫，不禁哑然失笑。这身干净素朴的青色布衣，是向听特地找给他的，不过，他的身材还是太过瘦小了。

他细细地整理了下自己，便一瘸一拐地出了房门，已是黄昏。

当美仁换上干净的衣衫出现在众人面前之时，牛勇与马安亮的眼珠子差点蹦了出来。

若这小子是个女娃娃，还真是应了那句出水芙蓉，瞧这小子虽然脸色稍嫌苍白，但唇红齿白，一副般般入画的可爱模样。

牛勇轻拍了一下美仁的头：“啊，你这臭小子，没想着洗干净了还真像那么回事。”

另两名捕快笑道：“总算对得起‘像美人’这个响当当的名字。”

“啧啧啧，臭小子，还真看不出，要不然还真以为是个标致的小姑娘。”

马安亮也忍不住接了浑话：“呀，今夜可真是便宜老大了。”

“马安亮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”方才被大人叫去问话的向听，此时正立在马安亮的身后，正好听见这句浑话，一张俊脸顿时气得铁青，大声呵斥，“若是你们几个闲着没事做，都给我去洗茅厕。”

老大一发火，顿时让几个人闷了声，一个个垂着头飞快地溜回各自的房内，关上门。

美仁不以为意：“咦？大叔很奇怪。”

向听望着眼前貌似姑娘家的美仁，神情稍稍柔和了下来，柔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嗯……为何别人都是脸红，而大叔却是耳朵红呢？”美仁歪着头，故作

疑惑。

一阵沉默，向听不仅是耳朵发烫，连两边脸颊也微微发热。美仁一头湿漉漉的长发直直地披在肩上，身穿着他宽大的青衫布衣，虽不合身，却仍掩不了他绝色的容貌，秋水凝眸，绛唇映日，一笑之间，两颊的笑窝更是霞光荡漾。他若是个姑娘家，长大成人之后，必定天香国艳，群芳难逐。

忽然觉察到自己有些失态，他连忙收回视线，轻咳几声掩饰，哑声道：“小向，魏大人想见你，请随我去思远堂。”

美仁下意识扬眉，这么快就找上了？他以为魏贞毅至少要等上一段日子才会找上自己，没想到这么快。

他应了声，故意低眉看向自己的腿，嫣然巧笑，待抬眸之际，向听已明其意，上前轻轻将其打横抱起，往思远堂步去。

思远堂外，向听抱着美仁朗声对着屋内恭声道：“启禀大人，向听带向美仁求见。”

“进来。”屋内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。

三进思远堂，面阔五间，由两阶踏步登堂入室，高敞轩昂，精秀雅致。

美仁随向听进入屋内，迎面便是一副垂地对联，字体苍劲有力，上曰：

为政戒贪贪利贪名亦贪，勿聳声华忘政事。

养廉唯俭俭己俭人非俭，还从宽大保廉隅。

正如对联所述，这书房内的一切摆设从简。

一位身穿石青色蟒袍的中年男子，正侧身翻着书架上的书卷，听见脚步声便回转过头。

美仁看向眼前这个年约四十的瘦削男子，他肤色偏黑，鹰眼般犀利的目光正落在自己的身上仔细打量，想来这位便是信阳县的父母官魏贞毅魏大人了。

魏贞毅放下手中的书卷，回身坐在书桌前，轻抬了抬手，示意给美仁看座。

望着眼前这位严肃的魏大人，美仁回以淡淡的童真之笑。

“向美仁？”魏贞毅的声音朗朗有力。

“回大人，小的在。”

美仁立即作势意欲起身行礼，被魏贞毅以声止住：“向小兄弟腿脚多有不便，无须多礼，准予坐着回话。”

“谢大人。”

魏贞毅问道：“向小兄弟年方几何？”

美仁应道：“回大人，过了今年处暑，美仁便满十三岁。”

“嗯，十三岁？十三岁……”魏贞毅轻点了点头，目光落在案上的一份公

文之上，沉思片刻，遂抬首又问美仁，“听向小兄弟的口音，似乎非我信阳人氏，不知祖籍何方，家中尚有何人在？”

美仁回道：“回大人，美仁自打有记忆以来，便只有爷爷在身边，至于家人，也便是只有爷爷一人。美仁与爷爷四处流浪，以行乞为生，因此四海皆为家。”

“嗯，是这样……那向小兄弟是何时进入我们信阳城的？”

“回大人，刚巧是昨日。”美仁应道。

“昨日？！”魏贞毅面露喜色，“那向小兄弟在来我们信阳城之前，可曾去过罗山、光山抑或是潢川等地？”

美仁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回大人，美仁是由泌阳经黄岗，方到的信阳城。”

“嗯，好好好，本官再问一句，向小兄弟可当真是十三岁？”望着美仁的身材，魏贞毅再次确认。

“回大人，但凡见过美仁的，多认为美仁只有十岁左右，可美仁确实是有十三岁。美仁长年随着爷爷四处行讨，爷爷尚在的时候，美仁还可以过活，自打爷爷去世之后，美仁便是风餐露宿，时常饥一顿饱一顿，所以看起来身材矮小，如今又伤了腿……”美仁说到最后，已然是低声啜泣。

魏贞毅长叹一声，手指轻敲书案，若有所思。一直静静立于一旁的向听，自美仁坐下之后，双眸便不曾从他的身上离开，见美仁落泪，右拳不禁紧紧攥起，唇角紧抿。

半晌，魏贞毅终于打破了沉寂，道：“向小兄弟，你这腿伤实因本官属下办事不力。从今日起，你便好生地在我这信阳府住下，直至你腿伤完全康复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早生歇息去吧。”

美仁再度窝进向听的怀中，任由他抱着自己往先前的房中步去。一路上，向听紧抿着薄唇，不发一言，深锁的眉头却泄露了他心中的情绪。

“大叔不开心？”美仁仰起小脸轻问。

“嗯？”向听怔了怔，继而浅笑，“没什么。”

“既然大叔不想说，美仁便不问。”美仁微眯了眯眼，双手掰弄自己那半干的湿发，神情动作与那顽皮的十岁孩童无异。

望着美仁这般乖巧的模样，向听的眸色转深，抱着美仁的双手力道也在不知不觉中加重了，脚下的步调也变得沉重起来。

美仁睨了几眼，见向听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不禁暗自发笑。

回到屋中，向听小心翼翼地将美仁放在床上，道：“小向，今夜就委屈你了。我睡这一边，你睡那边。”

“好。”美仁脱了外衣，随即拉着棉被的一端钻进被窝，笑咪咪地睡在床

榻的里侧，外边留了很大的空位给向听。

向听身形高大，挺拔而健硕，比一般男子要略高一个头，依美仁这十岁年纪的身高，尚不及向听的胸膛。

美仁对着向听眨巴着水灵灵的眼睛，柔声道：“大叔，今日实在是太累了，美仁先睡下了。”说着便闭上了如扇的睫毛。

向听细心地帮美仁拉好被子，便坐在床沿盯着他发呆。一想到美仁纯真无邪的笑靥，他的胸口犹如被千斤重石压着一般。对这位相处不过数个时辰的小孩儿，他心中万般愧疚。

未久，美仁均匀平稳的呼吸声传来，向听偏过头再次睇了他一眼，紧攥的拳头倏然松开，起身，放轻了步子，出了屋门。

向听前脚刚迈出屋门，假寐的美仁便睁开双眼，一个翻身从床上跃起，跟着之前消失在夜幕下的身影追踪而去。

思远堂内。

“大人，您是真的打算要利用他做诱饵？”向听脸色正然，未曾觉察自己的口气已然失态。

魏贞毅轻挑剑眉，睨了一眼紧绷着一张脸的向听，将手中的几张纸往向听的面前一丢，道：“你看看，这个月是第几起了？”

向听的语气明显急躁不安：“大人，向听明白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六起了，但……”

魏贞毅以手示意，止住向听的话语，道：“从第一起案件到现在，那些孩子的尸首至今尚未找着，而失踪的那些孩童多为信阳城外附近村落人家的孩子。在此之前，罗山、光山抑或是潢川等地也均有十岁孩童失踪，已两个多月了，一共有十三名孩童失踪，如今这事才稍稍有些眉目，你叫本官如何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？这不是桩小事，若再拖下去，本官当真要回乡卖红薯了。”

“大人所说的这些，向听都明白。可是去蓝府探查此事，属下自会想其他的法子，并非一定得让他去做诱饵。他一个小乞丐，虽无父无母，孤苦伶仃，但也是条人命。若那凶手当真是藏匿于蓝府，这几乎等同于让他去送死。若是让信阳城的百姓得知，我们官府为了查案，找孤苦伶仃的乞儿做诱饵，枉送人命，必将损害我们信阳府的威信，以及大人您的声誉。”向听所述，字字铿锵有力。

魏贞魏踱向窗前，望着夜幕下的圆月一阵沉默，过了许久缓缓收回视线，慢步踱回书案前，对向听道：“本官明白，但以你的身手，若要保他周全，不是难事。俗语说得好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今日若不是你将他带回府中，本官也当会另找一名十岁的孩童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十日之后便是蓝德宗